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二十八

宋 宋高祖 明 趙匡胤 王世貞 編纂

南北朝紀

宋劉氏 高祖 裕 陽義符 文帝 義隆 世祖 駿 肅 明帝 昶

宋高祖武帝 姓劉 名裕 字德興 小字寄奴 彭城人 父僞居 楚元王交之後 交十六世生 靖 靖生 翹 翹生 裕 夜生 神光 照室生而母

何 言 後 伐 版 新 洲 遇 大 蛇 擊 帝 之 明 日 復 至 州 裏 間 有 井 白 聲 往 視 之 見 有 羣 兒 戲 樂 帝 問 何 為 答 曰 吾 王 為 劉 寄 奴 所 傷 帝 曰 皆 散 勿 收 藥 而 返 遇 金 劍 傳 之 有 驗 仕 晉 晉 皇 漢 故 造 物 又 使 宋 以 漢 氏 子 孫 冀 晉 報 有 五 十 餘 年 之 讐 賊 都 建 康 在 位 三 年

壽六十七葬初寧陵

庚申 晉元熙二年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 魏太宗拓跋珪 魏太常五年 西秦文昭王乞伏熾 晉建弘元年 夏世祖赫連勃勃 真興宋

主劉裕既即位 立子義符為皇太子

宋為晉諸陵置守衛 加禮死君而無禮 廢主則為欺而已

北涼殺西涼主李歆弟苟立

辛酉 宋永初二年 魏泰常六年 九月 宋主劉裕弒晉廢主零陵王 于秣陵 斥書劉所以重罪裕也 初裕以毒酒一甕 授前瑯琊郎中令張

偉 使 酖 零 陵 王 偉 數 曰 酖 君 以 求 生 不 如 死 乃 自 飲 而 卒 至 是 裕 令 褚 淡 之 伺 王 隙 令 兵 踰 垣 而 入 以 被 掩 殺 之 裕 率 百 官 臨 于 朝 堂 三

日

十一月 宋掾章太守謝瞻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

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預時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

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病篤臨終遺書曰吾得故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北涼世子政德攻西涼李恂於敦煌滅之 西涼自李嵩起晉安帝隆安庚子傳訖三主二十二

壬戌 宋永初三年 春 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

蜜 寡 言 不 以 憂 喜 見 色 頗 工 奕 碁 觀 戲 常 若 未 解 傅 亮 奏 廊 常 言 徐 公 曉 萬 事 安 異 同 嘗 與 傅 亮 謝 晦 宴 聚 亮 晦 才 學 辯 博 羨 之 風 度 詳

整時無後言 鄭鮮之嘆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〇五月 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宋主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略而無遠志 雖卿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

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宋高祖紀

宋高祖紀

宋高祖紀

宋高祖紀

檀道濟雖御之氣
徐傳當無異
謝晦頗識機
變
八者皆人君
之要行
蔡廓不受吏
部尚書我不
能為于未署
紙尾
蔡廓不欲居
通塞之任
崔浩不好老
莊
崔浩自比張
良
崔浩師受冠
謙之
辭旨深妙無
比

胡致堂曰宋高祖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後母為其盛德而清簡寬嚴正有度被服衣素遊宴栴嬪御少不畜藏松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宜其奮自徒步提一劍以率羣才終取特重懷誠有過人者也

晉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及高祖崩居喪無禮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弑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癸亥年○魏泰常八年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何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句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侍郎皆由吏部選授悉以委蔡廓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于木小字署紙尾錄尚書與

史部尚書連遂不拜

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聞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吏部選錄之職能使人通塞蓋發選

賢路遠矣哉

二月魏築長城自秦始皇築長城至此六百二十柔然北狄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魏主嗣殂太子肅立子也是

武皇帝太○魏立天師道場始此天師魏光祿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

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常自謂才比張良如張良而稽古過之

既歸第因脩服食養生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授以圖

錄真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之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

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應而忽上靈之命哉魏太武帝欣然迎之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木為金銀其為術正相反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

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迄今脩之其說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抑獨何哉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檀道濟等廢營陽王乃迎立之首討弑逆任用才臣仁儉恭勤民安俗美元嘉稱

最但北魏方盛而輕誅功臣檀道濟卒挑邊禍登城追悔樹子不肖猶豫優容以及於難德業不終惜哉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劾

所弑壽四十七華長軍陵

甲子年○魏世祖太武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戲無度鞭朴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毀

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召檀道濟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吳美之等身受顧命謂君失德不聞匡救輕於廢立真所謂視置君如

六月使邢安泰弑之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王義隆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殺前廢陵王義真居喪無禮徐傅等殺之

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即位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胡致堂曰高祖遺詔以徐傅當無異國死纔二年嗣君受子相繼弑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啟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

檀道濟論謝
晦何如

黑衣卒相冠履失所四賢一時之秀微子吾無聞然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可謂知人微無所取內人化弘之讓經具以示子孫親遺物而知至德魏主不事土木之功衛何之對非雅言財者軍國之財與天下共

丙寅宋元嘉三年宋元詔暴徐羨之傳亮謝晦殺營陽廢陵王之罪誅之以王弘為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

州軍事謝晦舉兵先反江陵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

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恐晦智略愈見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乃自將討晦晦師眾三萬發江陵歎曰恨不得以此

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先遣劉粲自陸道師步騎襲之晦驚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

南討一無所顧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黨○閏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乃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

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

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宿客輻輳四方贈賂相繫琳著高履按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

顓曰遂有黑衣卒相冠履失所矣○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華與湛曇首景仁為侍中風力局

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帝於合殿與王華等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之弘微精神端審

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聞然混尚晉公主混死詔絕婚

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公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乎

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混無子或言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僅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嚴好博滿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充戲情

內人化弘之讓一無所爭

丁卯宋元嘉四年宋主謁京陵謂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釋耕帝至故宮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

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統萬南營都統統萬即黑水也以輕

騎三萬倍道先行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分騎為左右隊以持之夏眾大潰夏主遂奔上邽魏主為人壯健勢勇凡馬之勇銳戰之

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八月魏主還平城羣臣請峻京城脩宮室曰此蕭何所謂天

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

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

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遺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受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

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也○晉徵士陶潛平書晉徵士者以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為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為彭澤令今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謂拜揖也向鄉里小兒指目即日解印綬去賦歸來辭著五柳先生傳門載五柳先生微著作郎不就自以先世為晉

臣恥復屈身後代不復肯仕宋苦天耕於前妻鋤於後也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先生性靜默絕榮利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章不

豈能為五斗
米折腰
賦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
陶淵明
出處何如
觀
陶潛能保名
節
獨得為晉金
陶公自得之
人
安危決汝二
太子
此乃漢世常
談

羣飲者與朗獨超眾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而退不吝情於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沖淡有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此而寄酒為述者耳望開三徑門種五柳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為辱不以貧乏為病至於取事二姓惟題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晉陽華高真所謂潔清風於來葉者也有晉完人微先生其誰與歸

尹起莘曰陶潛存晉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視楊雄失身莽賊而書莽大夫楊雄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魏鶴山曰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詩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己巳魏神慶六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宜慎識朕惜名器裁爵賜母以貴凌物以威加人戒嬉樂節供奉不崇奇服異器不宜數引見佐吏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

三月宋太子劾為太子○魏王將伐柔然北狄歲星襲月太白星名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蠅蠅然國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蠅蠅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王大悅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蠅蠅遠遯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關虎狼何懼之有

蠅蠅掩其不備因之可一舉而滅也

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廷纖懦弱不能擊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庚午魏神慶三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中為彼所侵今當復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胎髮未乾時已聞河南是我地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戎兵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七月魏使司馬楚之等招誘南人拒宋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登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災惡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災惡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彥之自淮入泗

萬舉萬全今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災惡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彥之自淮入泗

趙濟唱籌量

智如崔浩廉
若道生
魏微世胃隱
逸
懷古之情更
深
創制立事各
有其時
謝靈運與兵
韓亡子房營
秦帝當連恥
靈運詩不為
無意
什門比蘇武
道濟立功前
朝
道濟目光如
炬

至順昌。乃沂河西上。上曰沂。而魏王以河南四鎮。洛陽虎牢兵少。命悉收眾北渡。洛陽虎牢等諸戍兵。皆棄城去。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欽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胡致堂曰。王仲德身為嗣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崔悅降魏。房之引兵還。青大擾。房之坐免官。乃以檀道濟帥眾伐魏。

辛未。二月。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懸城。懸城。山名。在魏南。魏叔孫健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毀穀草。道濟等食盡。自懸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吳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臏之滅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悉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按道生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飾繕。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時人比之晏嬰焉。○魏徵世胃隱逸。人差次敘用。崔浩每與玄言。輒嘆曰。子真。字。盧子。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元年。涼主蒙遜卒。子牧健立。○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之孫。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還。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徙廣州。已而棄市。發明。觀靈運詩。有韓亡子房之句。以不為無意。然靈運既仕宋。而食祿。則與子房異矣。顧與兵逃還。焉者。是其志果何如哉。○燕王弘稱藩於魏。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主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乙亥。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元年。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春元勳未錢。而臣獨受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三年。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會宋主疾篤。劉劭至。是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帽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發明。道濟在宋。雖未可謂識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識。

歷代綱鑑補注
卷三
宋太祖紀

脫情投地
汝萬里長城

吳子輩不足
道濟足任千

城之寄
宋立四學

雷次宗以巾
構侍講

文者儒之餘
守宰以六期

為斷
江左風俗於

斯為美
元嘉之政冠

江左
連雞不得俱

飛
老父直諫

政
義季止馬

崔公智略有
餘

伊載是與崔
公司

索敵勤於誘
導

弟子事之如
親

魏之儒風始
振

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
疑而殺之何歟故書國書名而不去其官

丁南湖曰道濟怒宋收戕即其立功前朝則怒之誠是矣獨不念少帝廢越富與羨之亮晦同謀乎彼二人既就戮矣豈獨容幸免乎

當時雖以賜從為辭然人臣無將將而且誅況弑君之賊而可以分首從乎故濟之戮於三人之後蓋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

怒宋豈非驕於罔上之心至死不悟耶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宋立四學書法可與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靈帝鴻都門學劉表學校與宋四學為讎解以雷次宗為給

事中不受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東官名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

難龍山使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履襪禪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壯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

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後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

者其稱元嘉焉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二年宋與夏約合兵滅魏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倡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

為害魏主遂襲統萬謀襲平涼○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畋獵有老父被苦而耕言無疆茅可也

所披服者苦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

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尊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父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涼九

月姑臧清涼王牧捷降南燕北燕秦後秦而秦夏也宋宋者五國林連連渠最役亡至是盡入於魏云爾初崔浩惡李順及是順謂姑臧

地皆枯石絕無水草浩詆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將軍伊載諫言曰涼州若

果無水草復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捷降魏主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

奇伊載弓馬之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捷尤喜文學以索敵陰與為國師助教魏

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故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誨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吏亦置

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

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

十月五星聚東井按皇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皆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

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

此乃應術之

漢事

機漢史不覺

此謬

此不可以空

言爭

所論者崇如

君言

天下妙理至

多

臣尤惟知衆

事

江湛不染二

公之難

恨公不請數

百卷書

謝述唯勸吾

退

義康必不至

此

義康未識君

臣之義

伐枝傷樹

接

天人不可相

圍棋志不在

古弼歐劉樹

古弼以弱馬

給收

古弼國寶

可以空言。象宜更審之後。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厥乃數服。允雖明。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按帝數。允。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伏範。傳天文志。撮其要。畧其。大。辨。凡為八篇。帝覽而喜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宜。咸。崔浩。呼。○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時。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云。

庚辰。魏太平真君七年。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楊。州。刺。史。時。義。康。專。總。朝。權。朝。野。輻。輳。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有。方。構。陷。之。宋。主。浸。不。能。平。至。是。收。湛。下。詔。誅。之。以。義。康。出。鎮。豫。章。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請。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聽。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在。義。康。必。不。至。此。發。明。事。以。錄。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謂。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主。殺。大。權。但。已。事。終。將。何。之。宜。乎。其。不。免。於。禍。也。夫。

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扶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惑之恣。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裴子野曰。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然乎。張約殞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鑪。良可畏哉。壬午。魏太平真君三年。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冠諫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甲申。魏太平真君五年。魏以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梓樹頭敲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八月。魏主敗於河西。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宿。恐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厲聲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田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二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弼。頭銳故魏主必不。

筆公必不與

我

筆公可謂杜

縷

義宣勸自諫

屬

使汝知曹節

賤

宋行元嘉

法

古人簡易之

以經義決疑

獄

范曄為熙先

所休

熙先故為拙

行人

丈人雅舉過

孔熙先激范

睡

義康廢書曰

宋始備郊廟

之樂

乘長風破萬

里浪

魏主誅沙門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粥表曰秋穀熟黃麻布野豬鹿獾食鳥雁侵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魏主曰

果如吾言筆公可謂杜縷之臣矣○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譚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厚

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義宣至鎮勸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饒義季於武帳岡縣治東臺城內將行赦諸子且勿食至會

所設饌日晡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真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

此訓也堅其志操算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樞機迭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是係早肆

民上非善誨也

乙酉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朔宋行元嘉歷初宋太子率更令東宮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衡知日所在又驗中星測景

悉合朔月食不期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

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

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謂為六十乃更設新率聲之管也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見綱○魏詔中

書以經義決疑獄○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字蔚謀反伏誅發明受知世主乃惑於邪說窮圖反逆故特誅之以正其首惡耳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策通術數其父默之以職獲罪義康救之得免及義康遷義熙先密謀報效且以天文圖讖知宋主必以非

道憂禍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欲引范曄與同謀乃結范曄謝綜引見范曄與傅故為拙行以財輸之由是漸密乃從容說范曄宋主

立義康臨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彼漢書一奸家之作自謂體大思精譏笑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

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范曄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范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棄業清通而不

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范曄曰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范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范

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索琴彈之刑庶同夏侯色范曄亦不辭其罪范曄十二月范曄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范母至市涕泣

責范曄色不忤妹及妓妾來別范悲涕流連范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范收淚而止綱目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

郡書法熙先機義康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討以沈劭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

乃不知得罪宜矣○宋始備郊廟之樂宋氏有國幾三十年於是始備樂其儀於郊廟甚矣

丙戌魏元嘉七年正月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

魏主誅沙門

佛像魏主與崔浩素不信佛法及至是長安入佛寺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通謀欲為亂耳命誅闍寺沙

魏主剛正不惑

何承天傳我四策

獅子拒象還家不柙蕭

然今無此輩

人日彈豈辨見

倫荒賜隔今人有封狼居胥意

問王玄謀袁淑何如

馬鄭王賁不

如崔浩刻石刊

史實庶或見

高允小心慎密

門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元魏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今限額之期一切夷滅之縱殺改過無由矣况佛老之耶一也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冠諫之崇道教而誅佛法安能以服其心焚毀經像魏主從之由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尹起莘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盡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泰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

魏人侵宋北邊宋人近有蓋吳之覆若可謂罪而魏則未能也宋主以為憂嘗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因陳備禦之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從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羣虜三曰募偶募偶北魏車牛以載糧械參合勾連以衛其眾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仇素所服習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既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宋師克林邑時檀和

之等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形似虎正黃能食虎豹威服百獸乃製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派金無○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

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杜傾之後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賜隔儉荒言其自致秋來服荒忽無常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匈奴中山名謂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丁南湖曰甚矣知人之難不可以一事而忽其一生也文帝欲窮兵北伐而玄謨以胥居啟其行袁淑以封禪導其欲是亦諂諛之徒矣然玄謨當廢帝失道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可謂忘身殉國者淑於逆勁行弑之日厲辭勸氣投軀殉主直與春秋孔文之節異世而爭輝孰意劉宋代有斯人耶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俗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閑湛郝標性巧佞謂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鄭玄蕭賈達不如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咎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

歷史綱鑑補注

宋太祖紀

五

五

五

此人情所難
每念使人心
慙為將來勸
戒
高允不奉東
官指導恐冒
罪黑子

治國如治家
問奴訪婢
節下有一范
增不能用
沈公乃更學
問

王旗當仁聲
先路
柳元景破敵
成功

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
殿下哀臣欲乞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遂赦允是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慙允曰夫史者所
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
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冒
罪黑子故也

方正學曰崔浩嘗自謂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但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
也浩之主夷狄之雄耳而浩之術又出乎推步占驗論怪愆恍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使主忌其志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
矣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哉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房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
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房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沉舟北至碣磧必
至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
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
臺攻城數月不下魏主自將救之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魏主上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會詔使至不聽退師城
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詔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讓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
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不學也沈公乃更學問

戴逵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雖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
與圖維廟堂彼於用兵皆有所涉歷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
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婢問耕於奴豈
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十一月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魏州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
仁聲先路言有仁愛聲聞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見綱發明宋主不能加賞魏此固佛觀之所望而悔者尚可與之較勝敵哉魏軍在蕭城徐州蕭去彭
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糧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

張長史言不可異
宋主登石頭有憂色

賊質使璞上
沈璞歸於藏

春燕歸巢於
林不

元嘉之政衰
孝孫之議有

王錄事議不
可奪

君子般身成
仁

隱士有迹無
名

袁淑隱士具
偽傳

僧能斷大
此何事而可

蕭斌婦人
胡安國目為
商儒

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自稱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邑皆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山名在鎮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欲奔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宋主北伐之舉初意云可今乃恐懼至此魏相有言爭恨小故者謂之

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宋主殺其弟義康書殺其弟者罪不至此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二月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見魏師宋令民遣寇者國其稅調宋主無故果兵使六州之民肝腦塗地也乃魏人凡破南兗徐州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如斬截嬰兒貫於梁上梁無以為戲上登城為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

於林木無室可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避進退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初魏主過彭城遣諸城中曰食盡且去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

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未及死何可制耶虜者必求元嘉之政衰矣王義恭議殺父參入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與善董元嗣道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見綱目三月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嚴家吏因嚴子掠治之嚴戒其子曰君子般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執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六月魏太子晃卒見監國頗信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儲亂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後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祖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壽尚書源懷陸鹿朝兵誅愛奉皇孫浹即位改元興安清景穆太子之子是尚書今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發明致仕失而謝事禮也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在陳郡府所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

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攻碭碭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宋太子劭始與王濬至壽事覺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遂與吳興王融道育等共為五王為宋主形像理於含章殿前宋主赦而不誅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初宋主欲廢太子劭先與王僧綽謀之綽曰臣謂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割恩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她告濬濬馳報劭乃謀為逆惟蕭斌與之同袁淑切諫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罷劭竟殺淑張超等入拔刀徑弒帝并殺潘淑妃及江湛之等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噪王慶曰宮內有變凡在臣子當拱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往見劭劭遽即位不敢臨喪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官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偏必不為用

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綱發明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之日為報復以為若語之日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諱死之罪也弘而聞此必懼弘畏懼不至於奏請捕而見

賦矣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弒逆之事亦必直書於冊焉

宋太祖紀

綱目取法春秋
君親無將
人君以務學
為急

同歸猶羽化
僧繇忠於謀

宋復以何尚
之為尚書令
尚之自洗黃
關

沈公不效何

賀錫誠事國
布衣茅屋蕭

胡致堂曰。劭反逆之跡。形於手書。其暴著甚矣。非有謬聞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助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信哉。史斷曰。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四境晏然。戶口蕃息。政平訟理。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聞之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斂於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罹於禍。豈非丈有餘武不足耶。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主僧綽所啟。贊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九泉猶言黃泉羽化。言人之死。可謂之羽化也。若生羽化而亡。化以登仙者也。劭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見。發明。僧神力請宋主。獨斷而不可不從。就雖不死於臨難之初。而死於受讒之後。豈不深哉。可憐。

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浚皆伏誅。初。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駿。慶之求見。駿懼辭以疾。慶之哭入。以劭書示駿。駿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整辦。人以為神兵。駿戒嚴誓眾。發海陽。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宣城太守王僧達。也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長史駿初發海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張開。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駿同慶之等舉兵討劭。眾大潰。聲臣勸進。駿遂即帝位於新亭。新劭潛及蕭斌等。袁淑徐湛之等各封贈。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尚之先以職仕。起。身。大。臣。君。欲。不。能。死。於。難。也。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謂。明。顯。也。黃閣宋主特宥之。復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世祖孝武帝。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三十五。葬景寧陵。

甲午。宋世祖孝建元年。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乙未。魏太安元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還。尚之慙而止。

丙申。魏太安二年。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弘生南三歲。其母李貴人。其故事賜。○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錫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書辭書卒。優美如此。所以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策。音。奔。竹。車。逢竣面簿。即扉在道。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平生不喜見
要人
無令後人笑
汝拙

高允真忠臣
二十七七年不
從官

呼為今公不
乃知古人不
誣

高允之矯矯
風節

高子獨升階
長揖

管仲致憤於
鮑叔

宋主欲重其
選

蹈道則為君
子

九品論人才
優劣

顧觀之獨不
降意

孫劉不過使
君不為三公
顧觀者定命
論

御欲致到君
章
遇者不知其

側常語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謂權貴也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後竣竟為宋主所殺

戊戌宋太明年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為激許者魏主謂羣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同朕喜悅以求官今皆無功而至三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乃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帝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皇子康宋劉文饒覽之為人偏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允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不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崔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宋仲所以致憾於鮑叔也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宋以謝莊顧顗之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莊與顗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覲王或為之侍中蔡興宗晉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

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後宋主與太后憤怒因誣賜死僧達才華輕躁使生以法其死論

呂福宜哉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傳說去版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崇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觀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觀之曰辛

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父子敵曰孫劉用事大人宜小降觀之常以為意恩正色曰就使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人寧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辛丑宋太明五年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殺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刻木為符曰合符曰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

鄧君章邪鄧君章字君章漢光武出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

開門耳魏○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謝莊胡以宅給官遇之皆不知其三公也○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初已陵王

歷史綱鑑補註
卷六
宋世祖紀

壬寅宋大明六年宋策孝秀於中堂漢昭士有孝廉秀才二等自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楊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運於草偃上照其諒投策於地

癸卯宋大興七年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初宋淑儀殷氏卒宋主痛悼不已命智淵議殷淑儀謚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

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懼竟以憂卒○宋以蔡興宗哀紹爲吏部尚書蔡淑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羣臣常呼之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儉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齷齪頭兒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以杖擊羣臣惟憚蔡

興宗方嚴不敢侵侮。諫曹郎王昫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竊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宋大脩宮室。宋自孝武承統外則屢形反叛內則屢有叛戾至是大脩宮室綱目時害於冊而謂其欲於下然後宋主之失熾然在綱目矣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

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粲因盛稱高祖儉素之

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甲辰東明八年宋王駿祖太子子業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教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史斷曰孝武勦降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沈湎於酒荒淫於色貪冒於貨朝狎公卿謀仇諫士大興宮室濫賞靡幸怒臧

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久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葉同病入關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得生寧馨兒○十一月宋弒其君子業紂天下怨如

太宗明帝名或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崩壽三十四葬高寧陵

懷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位諡宗廟也是帝時年十二惠太后臨朝稱制

丙午獻文帝弘治元年宋罷二銖錢禁煎明經環錢初沈慶之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漸貶千銖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榆眼錢劣於此者謂之錠環錢貴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至是罷二銖錢禁煎

明社稷者有人矣乃正統稱尊是志在爭帝非前日比也故直書曰前殿有旨哉宋主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

建康未許後不得已從之王康之為之奈何王康之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王康之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貴王康之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王康之清湯王康之

取刀剖腹

藥尚書今日
能負荷
袁觀盛稱高
祖儉素之德
田舍公得此
已為過

此上不容有
懷字

宋禁鵝眼錢環錢

所是推事公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

宋主加殊附尋陽即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宋克州刺史殷孝祖帥

之言

兵赴建康時內外憂危欲奔散孝祖至也○宋臺軍克江州子勛傳首建康初子業之

殷孝祖帥兵

赴建康時內外憂危欲奔散孝祖至也○宋臺軍克江州子勛傳首建康初子業之

宋臺軍克江

世在內大臣懼禍咸欲遠出袁觀求出為雍州刺史以舅與宗為荊州長史辭不行謂觀曰子欲在外求全吾欲居中免禍至是衣冠流

雍州刺史

離外難百不存一眾乃服與宗之先見○冬十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

袁觀求出為

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安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珍奇亦以懸弧泣南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

雍州刺史

救彭城○宋太子昱為太子取諸王姬有早者內之宮中男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雍州刺史

丁未魏皇興元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擊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徐州城南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

雍州刺史

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章淮西之地○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潤糧道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

雍州刺史

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道成後為

雍州刺史

己酉魏皇興三年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無離叛之志

雍州刺史

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我服正衣冠持節至齊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送平城魏主重其

雍州刺史

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雍州刺史

庚戌魏皇興四年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

雍州刺史

懼不欲內還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發明宋主以疑而

雍州刺史

以計而殺召命君臣相詐如此交識之也

雍州刺史

辛亥宋太始七年魏高祖孝宋以淮陰為北兖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王上自以太子維弱

雍州刺史

蕭道成連發入朝

蕭道成連發

蕭道成連發入朝

歷史綱鑑補註

卷三

宋明帝紀

宋廢帝紀

八

魏主嘗有遺世之心高祖幼有至性

此是我大功德

王景文從容處死墨啟致謝明帝不知人

四責謀龍門房之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謂道家老子之學浮屠謂釋氏之教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詳玄理雅薄富貴嘗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高祖即位顯祖長子是也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劇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功於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從居崇光宮府城內西北國之大寺咸以奉聞前此有傳其子稱太上皇帝者猶總萬機也

尹遂昌曰古人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豈因厭逸樂而好勤勞故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仰宵衣旰食猶懼弗勝焉有尊居人上而厭棄塵勞者哉必若清虛恬淡盡亦擇賢而用委任責成總其大綱猶或庶幾況嗣子方稚乃欲委而去之何耶異時鴆毒潛行其身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詰故爾雖然魏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其與奢侈縱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松之壽反貽膏身之禍浮屠黃老之學果何益哉

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來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膏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嗟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壬子宋太極元年宋殺其楊州刺史史江安侯王景文書官書錄宋主慮景文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謂言朕有罪然吾何能獨死請子先之景文正與客基而亟至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尹遂昌曰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異以託孤之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耶

蘇東坡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矣

四月宋主或祖太子昱立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等受顧命淵素與簡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

史臣斷曰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觸敗凶喪疑似之語失迴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螟蛉蒼梧王名昱字德純明帝無子昱嘗廢人李道兒之子也明帝子之殺諸王十五人惟恐昱之不立上以太子幼弱漢諸弟俱盡十歲即位即位五年為簡道成所弒壽十五

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宋主昱元徽元年六月宋以簡道成為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自入直決事號為四貴○魏龍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完戾不甲寅宋主昱元徽元年六月宋以簡道成為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自入直決事號為四貴○魏龍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完戾不願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懸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